

林輝煌

# 把每個今天過好 一生便已足夠動人



特稿

元月十五日凌晨六點，知名學者、詩人傅建卿先生發來寄語：「把每個今天過好，一生便已足夠動人。」十五字不施藻飾，卻擲地有聲，道盡「當下」於一生的份量，恰與哲學家維特根斯坦「真正的人生，是由每一天構成的」之語異曲同工，如出一轍。

我們生活在一個崇拜「未來」的時代。目光總投向遠方，意義總寄托終點。孩童為未來的夢想伏案苦讀，青年為未知的前程焦灼難眠，中年為晚景的安詳苦心經營。每一個珍貴的「今天」，竟不知不覺淪為通往明天的跳板，成了一個可以匆匆應付、草草了事的過渡。我們手中攬著那份理想的人生藍圖，卻常常遺忘了腳下正在行走的土地。一旦輕慢了此刻，忽悠了當下，便極易落入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」的窠臼，碌碌無為終致一生荒蕪。縱使胸中有萬千丘壑，若無今日具體而微的構築，一切也不過是空中樓閣。傅先生的寄語猶如撥雲見日，將我們總望向遠方的目光收回，落定在此刻站立的方寸之地。

那麼，究竟怎樣才算「過好」一個今天？

首先是一份「覺醒」的狀態。不是掙脫睡意的清醒，而是跳出慣性的麻木、掙脫情緒的游離，讓心神穩穩地當下一——這杯微燙的茶，手頭待辦的事，眼前掠過的風。不必一邊餐食一邊惦記明日瑣事，不必一邊陪伴家人一邊對下周憂心忡忡。古人所說的「活在當下」，並非玄虛的禪機，而是對「此刻」最深情的專注。明代大儒王陽明倡導「事上磨練」，其要義之一，便是教人於每一個當下的具體行事中，去體認真知，去修養自我。全心讀一頁書，紙頁便浸潤體溫；認真聽一席話，字句便沉澱心底。這般被真切體驗的今天，才不是日曆上匆匆撕下的廢紙，而是生命裡鮮活的註解。

反之，若對當下心不在焉，以消極之態應對萬事；工作中機械重複，卻無半點精進之心；生活裡潦草度日，卻無一絲熱愛之情。看似輕鬆省力，實則是在日復一日的「應付」中，悄然磨鈍了感知，損耗了心力，最終困於原地，難以向前。即便有時限於環境，只能完成基礎事務，但若長久失去主動投入的心氣，也必會在勉強的「應付」中，褪去生命本應有的光澤，讓每一個當下都成了虛度的留白。

「過好今天」，更意味著主動的投入與創造。它不是被動地任由時光流逝，而是親手為這獨一無二、無法重來的一日，賦予它的形狀與質地。正如歌德所言：「你若喜愛你自己的價值，你就得給世界創造價值。」這份創造無須驚天動地，或許只是整理好凌亂的書桌，為思緒開闢一方明朗；或許是對困境中的友人，遞出一句真誠的問候、一次切實的援手；或許只是在夜晚的燈

下，安靜地寫下幾行日記，為流走的時光刻下一枚屬於自己的印記。這些看似微小的舉動，都是向時光的容器裡，投下自己親手打磨的禮物，是在最平凡的日常裡，確認並實踐著自我的價值。日日如此，生命便不再是被歲月之河無情冲刷、面目模糊的沙岸，而是由你一磚一瓦、用心修築的居所。它未必富麗輝煌，卻處處留存著你掌心的溫度、勞作的痕跡。

反之，那些不過好今日的人，既無專注體驗的心意，更無主動作為的行動，任由時光空轉卻不留半分印記，看似安穩度日，實則得過且過、步步空虛，待回首時才驚覺，一生已在敷衍中悄然耗盡，再無回頭彌補的餘地。

專注於今天，正是療愈現代人普遍焦慮的一劑良方。我們的惶恐、疲憊，往往源於對不可控未來的恐懼，以及對紛繁世事的無力。而「今天」，是我們所能把握的最真實最確切的尺度。無法左右世間風雲，卻能決定是否為陽台花草澆水；難以規劃一生坦途，卻能踏實完成手頭活兒。這份「今日事，今日畢」的樸素信念，能生長出抵禦漫長迷茫的堅實力量。它將看似遙不可及的人生馬拉松，分解為一段段清晰可辨、燈火溫暖的短途。於是，每一步專注的呼吸，每一次紮實的邁進，其姿態本身，便已是生命最動人的風景。

不言而喻，路雖遠，行則將至；事雖難，做則可成。反之，那些困在「撞鐘式」度日裡的人，恰恰因忽視當下的可控性，一邊忽冷今日，一邊焦慮未來，陷入「無為一迷茫一更無為」的惡性循環，終究被困惑與疲倦綁架，搖擺人生的篤定，難尋前行的方向。

傅先生兼具學者的清明與詩人的溫熱，這份寄語便藏著這般的通透，這般的暖意；以智者的理性經營當下，以詩人的靈敏捕捉此刻的光亮。他從不說冠冕堂皇的道理，只為我們指出腳下那條即刻可以啟程的道路，讓我們於煙火日常裡，找到安頓身心的所在。

所以「一生便已足夠動人」，並非降低生命的標尺，恰恰是提出了更內在、更鄭重、更艱辛的要求——不再將人生意義抵押給遙遠又模糊的「某一天」，而是從此刻起，全身心投入生活。生命的動人，從來不是終點處萬眾矚目的歡聲雀躍，而是奔跑時科學配速的一呼一吸，更是每一步踏在大地之上的鏗鏘迴響。

窗外，天色愈發明朗。再讀這句寄語，恍見一方質樸石硯。我們無需追慕遠方的松煙徽墨，只要傾入此刻清水，一日一日，靜心研磨。那幅屬於你我的生命畫卷，其動人的奧秘和精采，從不是憑空勾勒，它就藏在這日復一日、心手相應的研磨過程中。是的，磨好今日之硯，方能得見那照耀一生歲月的澄明之光！

(完稿於2026年1月15日)

賀彥豪

# 薪火傳承， 副刊圓了我的「文學夢」



特稿

在浩如煙海的文化長卷中，報紙副刊宛如一顆璀璨星辰，以其獨有的光芒，照亮了文學愛好者前行的漫漫征途。它是廣大文學愛好者心靈的知音，是孕育文學新苗的溫暖搖籃，更是我心中那團永不熄滅的「文學夢」的熊熊火種。

每當翻開報紙，我的目光總會第一時間被副刊所吸引。那方寸之間，彷彿藏著世間萬象的密碼，詩歌如靈動的精靈，在韻律的舞台上翩翩起舞；散文隨筆似潺潺溪流，流淌著生活的細膩與溫情；微型小說則如精巧的畫卷，在有限的篇幅裡勾勒出人生的百態千姿。我如饑似渴地沉浸其中，先品味那些短小精悍之作，感受其直擊心靈的魅力，再匆匆瀏覽重要新聞與時事動態，一目數行間，報紙便已被我翻閱大半。然而，一旦邂逅一篇好文章，我便會瞬間靜下心來，彷彿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。逐字逐句地研讀，如同在探索一座神祕的寶藏，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。若遇不解之處，我定會鄭重地翻開新華詞典，如同一位虔誠的信徒，在知識的殿堂裡尋找答案，直至完全領悟才肯罷休。那些優美的句子、精彩的段落，更是我珍視的瑰寶，我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抄錄在筆記本上，那一本本寫滿心血的筆記本，見證了我對文學的熱愛與執著，至今已積累了十餘本。如今，科技的發展如同一場神奇的魔法，只需輕點鼠標，用複製粘貼之法，便能將文章妥善保存於文件夾中，以備日後查閱。這便捷的方式，如同為我的文學之旅插上了翅膀，讓我能夠更加自由地翱翔在文字的天空。

在日復一日的閱讀中，我的思緒如脫韁之馬，肆意奔騰。生活的點點滴滴，如同繁星般在我腦海中閃爍，我渴望用文字將它們串聯起來，編織成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。我深知自己不擅長長篇大論的宏大敘事，便揚長避短，以詩為劍，在文學的江湖中披荊斬棘。詩，是最直接、最簡練、最樸素的情感表達方式，它如同清晨的第一縷陽光，穿透心靈的迷霧，照亮我內心深處的角落。於是，我踏上了寫詩的征程，懷揣著對文學的無限憧憬，開始了這場充滿挑戰與驚喜的冒險。

猶記得當年，那個陽光明媚的日子，《福州晚報》蘭花園副刊發表了我的詩歌處女作。當我看到報紙副刊上那首署名「賀彥豪」的小詩時，彷彿整個世界都瞬間安靜了下來，只剩下我狂跳的心臟聲。那一刻，喜悅如潮水般將我淹沒，我興奮得幾乎跳了起來，雙手緊緊地捧著報紙，彷彿捧著世間最珍貴的寶物。我一遍又一遍地誦讀著那首詩，每一個字、每一個標點符號都彷彿帶著魔力，讓我陶醉其中，久久捨不得放下。大喜過望之餘，我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我心中湧動，那是文學的力量，它如同一盞明燈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儘管如今看來，那時的詩略顯稚嫩，如同初綻的花朵，還不夠成熟與完美，但在當時，能登上報紙副刊，是何等的艱難與榮耀！那不僅是對我文學創作的肯定，更是我追逐「文學夢」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。

1976年，文藝迎來了嶄新的春天，文學復興的浪潮如洶湧的波濤，席捲而來。許多文藝「憤青」如破土而出的新芽，充滿活力與激情，他們渴望衝破「假、大、空」創作的桎梏，以嶄新的視角、生動的筆觸，傾訴自由的心聲。一時間，各類文學稿件如雪花般紛紛飄向文學雜誌與報紙副刊編輯的手中，堆積如山。在這激烈的競爭中，一首詩、一篇散文或小說能被「伯樂」賞識，談何容易？那簡直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尋找一顆璀璨的珍珠，需要付出無數的努力和耐心。然而，編輯們卻不知疲倦地在文字的海

洋中遨遊，他們如同辛勤的園丁，精心呵護著每一朵文學之花；又似淘金者般浪裡淘沙，將優秀的作品精心挑選出來，分享給廣大讀者。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，為文學的繁榮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。

後來，我將報紙副刊視為文學創作的目標，勞動之餘，每週寫一首詩便踴躍投稿。每一次投稿，都如同將一顆希望的種子播撒在肥沃的土地上，期待著它能夠生根發芽、開花結果。不久後，便會收到副刊編輯楊欽輝老師的回信。儘管信中寥寥數言，卻言簡意賅，字裡行間透露出對我的鼓勵與期許，如同冬日裡的暖陽，溫暖著我的心田，讓我倍感溫暖與感動。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交流與磨礪，一年之後，我的一首小詩終於得以發表。那一刻，我彷彿看到了自己多年來而努力和堅持終於得到了回報，心中充滿了喜悅和自豪。這一路走來，跌跌撞撞，挫折與困難如影隨形。退稿的失落如同陰霾，籠罩在我的心頭；世人的冷嘲熱諷，如冰冷的寒風，一次次吹滅我心中的希望之火。然而，支撐我走下去的，是心中那堅定的理想與不滅的文學火種。它們如同明亮的燈塔，在黑暗中為我指引方向；又似溫暖的港灣，讓我在疲憊時能夠得到慰藉。它們維繫著我的文學情懷與藝術追求，讓我在文學的道路上始終堅守，永不放棄。

縱觀報紙副刊，五味齋、刺桐紅、清源、鄉土、功夫早茶、開卷等欄目，每週都會發表眾多詩歌、隨筆和小小說。它們如一片片精神的綠洲，在喧囂的世界中為讀者帶來心靈的滋養；又如一方肥沃的園地，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了展示才華的舞台，讓她們能夠在這裡盡情揮灑自己的激情與才華，展現出一派獨特的閩南風光。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顆璀璨的星星，在文學的天空中閃爍著獨特的光芒，共同構成了一幅絢麗多彩的文學畫卷。如今，我依舊每日必讀報紙副刊，從中汲取不盡的養分，受益匪淺。新一代副刊的許多編輯老師，不辭辛勞地為業餘作者改稿、編稿，她們默默付出心血，如同幕後英雄，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，讓一篇篇作品得以問世，為文學的傳承和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。她們的辛勤付出，如同春風化雨，滋潤著每一個文學愛好者的心田。

金庸曾言：「副刊是報紙的靈魂。」有了靈魂，報紙便鮮活生動起來，彷彿被賦予了生命。自1986年3月11日在《泉州晚報》發表第一首詩《街頭小吃》，到2017年被光明日報出版社、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聯合評為「中國新詩百年」全球華語詩人中的「百位網絡給力詩人」，三十幾年的時光如白駒過隙，匆匆而逝。在這漫長的歲月裡，我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，發表了近百萬字作品，榮獲諸多獎項，出版了12本書。特別是《泉州晚報》副刊，發表了我近百篇作品，還助力我出版了散文隨筆集《美麗的誤會》。這段經歷，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，串聯起我文學路上的點點滴滴，至今仍是我文學路上最珍貴的回憶，每當回憶起那些日子，心中便充滿了溫暖和感動。

「千里馬」若無「伯樂」，又怎能馳騁千里？文學薪火傳承，如同一束明亮的光，照亮我在文字的曠野上奔跑，讓我感受著自由與奔放；引領我在構思的險灘上跋涉，讓我學會在困境中尋找出路；鼓舞我在創作的峭壁上攀登，讓我不斷挑戰自我，超越極限。年復一年，我追尋著那遙不可及卻又無比清晰的「文學夢」，如同追逐著天邊的彩虹，雖然遙遠，但卻充滿了希望和憧憬。我深知，這條道路充滿了艱辛和挑戰，但我將永不止步，因為文學已經融入了我的生命，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將帶著對文學的熱愛和執著，繼續在這條道路上堅定地走下去，讓文學的薪火永遠傳承下去。

蘇麗莎

# 免費最貴



寶島來鴻

「免費最貴」這句話看似矛盾，實則蘊含深意。它的意思是：表面上免費的東西，背後往往有隱藏的代價，這些代價可能遠遠高於你一開始願意付出的成本。以下是幾個常見的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的含義：

1. 時間成本  
你可能沒有花錢，但花了大量時間。  
例子：「免費講座」、「免費試用課程」聽起來吸引，但若內容空洞或不適合你，你浪費的不仅是時間，還錯過了更有價值的選擇。
2. 個資成本  
很多「免費」服務的代價是你的個人資料與隱私。  
例子：社交媒體平台、免費App，往往以你行為數據來獲利。你雖然沒有付錢，但你卻變成了商品。
3. 品質風險

免費的東西品質未必有保障，後續可能出現更高的修補成本。  
例子：免費模板、免費設計軟體，有時可能藏有惡意程式碼、功能受限，造成後續麻煩或資料遺失。

4. 心理成本  
免費讓人產生「佔便宜」的心理，反而容易做出非理性的決策。

例子：「買一送一」、「免費升級」，讓你買了原本不需要的東西，實際支出反而更多。

5. 依賴與限制  
免費工具或服務可能在未來改收費、限制功能或突然中止。

例子：某些免費雲端服務在你大量使用、依賴後，改為收費。這時你不是被選擇，而是被「綁架」。

總結一句話：總之，「免費」不是沒有代價，而是代價不以金錢形式表現。你總會其他地方「付出」。

謝如意

# 各取所需各得其宜



心底流雲

人都是自私的，很多人不同意。但是，各取所需，各得其宜，卻是人人必須接受的現實。

毛主席說：「在階級社會中，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，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。」這就難怪有人「一闊臉就變」了。

不僅如此，有些人還特別貧窮又特別下賤，不是因為貧窮而下賤，而是因為下賤而天然般地趨炎附勢，或者偶爾「得志便猖狂」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因而目空一切夜郎自大貽笑大方。

因為太下賤了，所以彷彿從來就沒有想過要靠自力更生做人起家，而是削尖腦袋，拚命往他們尊重的富貴人的褲襠裡鑽進去伺候著，謀取其中的零星名利色的東西，用以滿足私慾。

他們在越不能滿足時就越下賤地投靠新主子，謀取新唾棄，然後把這些唾棄作為寶沾沾自喜，完成了做一個貨真價實的奴才的過渡，還自以為是與國際接軌，或者與其他關係接軌。

這樣一種接軌，毫無疑問，毫無疑問是接鬼。因此在他們的生活時空裡，總是鬼來鬼去，「欸乃一聲山水綠」，日出煙消不見人，他們總在自己喜歡的人間地獄生存，專門做著與鬼打交道的事，最終成就所在，就是把自己開除了人籍，做著他們自以為得應手的鬼事混著過日子。

以上所說是一部分人鬼的勾當。與此相反的是，總有一些人一輩子無所追求，只管做好一個人，盡自己的自身和家國責任習以為常。縱

使功高蓋世也不矜持、不居功自傲，長保學生狀態於學善的事業中孜孜以求樂此不疲，朝暮於斯而無怨無悔。

這種人最是珍重平凡和真實，坦蕩自如俯仰無愧，也是順著他們自己的天性為人做事，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，而身無冠冕堂皇裝飾，言行一致不輕諾寡信刻薄寡恩，與人為善一視同仁，無求無畏沉雄自在，是人類社會中的真人！

綜上所述，雖然善惡有別而各適其性，各得其宜是相同的。這也讓我們想起了《西遊記》中的一些情節——為什麼一些妖怪，本來都是仙人的坐騎下界與妖怪，一旦敗露還有其主子救拔保安，這大概是許家印之流至今仍暢達於世的原因吧。

只不過是，那一切的實質與富貴沒有絲毫關係，只有證明他們不是人而是鬼，他們成的不是功而是罪！

而我們無數腳踏實地的優秀勞動者，才真是瀟灑通達，正大無私的天之驕子！

2026年2月23日接廈大錄取通知書  
紀念日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中行

**菲律賓商報**  
CHINESE COMMERCIAL NEWS  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 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 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  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  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
營業部：227 Dasmarinas St., Binondo, Manila  
電話：79606382 - 82411756  
傳真：82411588  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  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 UPMG GROUP